

名家翰墨
裁树记

傅菲

枫林山谷的水泥路有3米多宽，鲜有车辆行驶，年轻人骑辆电瓶车去水库钓鱼，去看春花秋叶。老年人结伴去山谷散步，上午一趟，下午一趟。傍晚，吃了饭，妇人也去散步，三五成群，晚霞披肩，说说笑笑，夜莺鸣声于耳，白鹭一行行归巢，孩童们骑着童车比赛。这是一条幽静的山谷，溪涧潺潺，茅草伏在路边，草蓬高过人肩。油茶树、枫香树、板栗树、木荷树覆盖了山坡。

山中一时阴晴一时雨。雨是阵雨，哗哗地泻了下来。散步的老人腿脚走不快，淋得浑身透湿。我也常去散步或爬山，沿着山谷走三公里，到了八步岭脚下，去观察植物。两溪汇流处，有丹枫亭隐于山谷，站在亭前眺望，半个郑坊盆地尽收眼底，高高的灵山游龙般腾空而来。每次眺望，我心想，山道两边有林荫道就好了，既可以遮阳，又可以形成风景带。2021年腊月，我决定在路边栽树。村民周文涛、乐易河、李义贞、徐远十，是十分热心公益的人，我便找他们商议。我说：我们栽一条林荫道出来，树不要去买，请人去山上挖，就种我们本地树种，村以枫扬名，我们就多种枫香树。他们很赞同这个想法。

金岗山村有个爱种树的人，叫符臣忠，辨识很多山上树木，既会挖树又会种树。乐易河请符臣忠来挖树种树，说：你明天就来挖树，早种一天就早长一天。

符臣忠带了三个村民上山。两人挖树洞，两人挖树。一棵树两人抬下山栽种。栽了两天，冬雨来了。我有些急，抬头望着天，盼着雨早些歇。可雨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按照大地的请求，不会吝啬自己的丰沛情谊，酣畅淋漓地馈赠。

过了新年元宵，符臣忠又带着村民们上山挖树种树了。徐远十打电话给我，说：库坝路下是片石坡，挖一个树洞花费一天工，栽一棵树下去，真不容易。我明白栽一棵树有多难。我没什么爱好，就爱种树。种树多好啊，看着树抽芽、散枝、盖冠，树开花了，鸟营巢了，一棵树成了一个世界。我每去一个地方生活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种树。有一天，我离开了生活的地方，种下的树还在，树就结满了我的念想。人活着，就是为了有念想。我对徐远十说：忙过了手头上的事，我就回枫林，看看那些树。

手上的事就是一根线，越拉越长。3月是树发芽的季节，我必须回去一趟。对于我来说，树木发芽是一件大事。发芽是树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。我去山谷。从石崖门到八步岭，约3华里长，栽种了187棵树，有枫香树、

五裂槭、樟树、柃木、土松、赤楠（土名羊骨卵）、大叶冬青（土名土榔）、野樱（土名野桃树）、野枇杷、杜仲、野山柿。我一棵一棵查看，是否发幼叶，是否松根。我数了数，已发芽的树，有142棵。我对乐易河说，发幼叶率很高了，种树人还是有水平，有些树没有发幼叶，过些天还会发出来，但树是否成活，还要过了秋天才知道。

夏秋干旱，新栽的树很难挺过去。树扎不下根须，唯一的结局便是死亡。没有水，树扎不了根须。我望着陡峭的山坡，想起了种树人。他们扛着铁铲、锄头，满山寻找合适的树，挖下来，用手抬下来，掘石取洞，栽下去，浇水，夯实，山上的树才落根在山下的路边。树艰难地发幼叶，还要艰难地生根，就像移居去异乡讨生活的人。乐易河说：种下的每一棵树，我们都要保护好。

过了半个月，徐远十打电话来，歉疚地说：昨天，我去看树，发现有两棵树被人刨了皮，一棵树被人砍了3刀，不知道是谁这么祸害。我没守好树，对不起周干明捐资种树。

我安慰徐远十，说：这是小孩玩乐，不要去在意，年底我们补种吧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我心里很是难受。我抽空回枫林，又去查看一次。从石崖门到大坞门，栽了40余棵树，大部分发了幼叶的树，凋叶了，还有10余棵连幼叶也没发。山谷口有人养羊，羊角拽进树干蹭痒，松动了根部，根须吸收不了水分，致使部分树不发幼叶或发了幼叶也凋谢。羊是乱吃乱跑的，谁也看管不了。库坝坡上枫香树发了新枝，幼叶嫩红，红粉如霞。曾以为枯死了的枝条又发出了青白色的芽叶。每一片树叶都是珍贵的。新鲜的树叶是生命的希冀。我仰头看着挺拔的树干，幻想着十余年后，蓬勃如盖的树冠上鸟鸣啾啾。

前几日，家母病弱，我回去给家母烧饭。我每天去山谷，那些死去的树和发了新枝的树，都值得我天天去看望。刨了树皮的枫香树虽然被徐远十以薄膜包扎了，但还是露了木质，死得彻底。被砍了3刀的枫香树，却散发了很多新枝，幼叶满枝。每一棵树，有属于自己的命运。发了幼叶的树，不一定可以挺过夏秋，至今没有发芽叶的树也不一定会死。这是树的命数。

守封禁山的老五，和我一起去山谷散步。我对老五说：山谷里的樟树、枫树、木荷、冬青，你得好好守着，既是风景，也是我们的命根，没有树就没有泉水，我们无水可喝。

老五说：我是个守山人，知道一棵树长起来不容易。我守着它们，守到我老。

歪。蚊虫叮咬，蚂蟥吸血，苦不堪言。刚开始，腿上蚂蟥都是父亲帮我拿开，浪费父亲很多时间，我心怀愧疚，且信心大失。父亲看出端倪，耐心地说，丫头，别灰心，慢慢练，熟能生巧。插秧时要注意手的力度，用力过猛会把秧苗淹了，用力太轻则秧苗会浮出水面。再有蚂蟥时，要自己拿掉，勇敢点！继续努力、加油！你一定会成功的！

母亲端来茶水，看我满头大汗，累得好惨，腿上还流血，十分心疼地说，小翠呀，你别急，慢慢来，上来歇歇……但我性子很犟，每次插秧都到天黑才归。悠悠地插，慢慢地练，细细地品，感觉越来越好，秧苗基本没有漂在水面上的了，间距和行距也都控制得比较好。特别是遇到蚂蟥，不再大喊大叫，随手一抹，像赶蚊子似的！父亲会心地笑了，母亲夸我插秧比她强，她的“鹅掌风”手得到休憩了。后来，我高中毕业，正逢分田到户，真正有了“用武之地”。再后来，我去社办厂工作，上班第三天，我们七八个丫头都被派到一户农家插秧，幸好在家里练过，既没“丢相”，还受夸奖。

一晃数十年，而今再忆往昔，蓦然发觉与大地亲密接触的原始劳作，虽是辛苦劳累了些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，使我深切地体验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，同时，还赐予我更多的智慧与启迪。此外，在劳动中，我也收获了快乐，看到一块块方镜似的水田，经过自己精心梳理、装扮，披上了绿色漂亮的“嫁衣”，心里就像喝了蜂蜜茶一样甜，充满了幸福感和成就感。

老舍曾言“人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。”果真如此。

“手执青秧插满天，低头见水见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后原来是向前。”于家乡群见有人发了“秧池田的小秧”之视频，不禁使我想起著名偈语诗人布袋和尚的《插秧偈》诗，继而勾起当年跟父亲学插秧的情形。

插秧，在农活中算是技巧比较高且比较累的一门活计，并非每个庄稼人都会做。但我父亲13岁就跟“大趟秧”，是出了名的插秧能手。心里有了这“底”，我跟父亲学插秧，就犹如攀上了特级大师，马虎不得。自然非常认真、专心。我至今记得父亲的“插秧经”：会插不会插，看你两只脚。脚退成直线，栽秧便成行；栽秧快不快，六指分晓。左手三指捻，右手三指插……

父亲先给我讲了插秧要领：第一，插秧时两脚要分开，踩在间距中，这样可避免秧苗碰到脚踝的坑；第二，要控制行距和间距，即间距三寸，行距六寸；第三，用左手握秧把，右手解开捆秧把的稻草，然后，左手的拇指和中指同时迅速地从秧把中捻开几根秧苗，紧接着右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接过分开的秧苗，迅速地插入到田里；第四，割稻往前移，栽秧则后退，要注意稳当一点，以免一屁股坐到水田里；第五嘛，蚂蟥蛇虫是“常客”，不可惧怕它……父亲的一席话，如同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课文一样，条分缕析，清楚易懂。父亲的谆谆教诲，记忆犹新，刻骨铭心！

刚开始，我插得很慢，且插下去的秧苗不配合，常常漂在水面上，或将秧苗深了，秧苗被水淹没了。重新插，颠来倒去，累得气喘吁吁，腰酸背痛，眼花缭乱，几次差点栽倒在田里。再立身一看，插的秧苗参差不齐，甚至东倒西

节间词话
我跟父亲学插秧

戚思翠

头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后原来是向前。”于家乡群见有人发了“秧池田的小秧”之视频，不禁使我想起著名偈语诗人布袋和尚的《插秧偈》诗，继而勾起当年跟父亲学插秧的情形。

歪。蚊虫叮咬，蚂蟥吸血，苦不堪言。刚开始，腿上蚂蟥都是父亲帮我拿开，浪费父亲很多时间，我心怀愧疚，且信心大失。父亲看出端倪，耐心地说，丫头，别灰心，慢慢练，熟能生巧。插秧时要注意手的力度，用力过猛会把秧苗淹了，用力太轻则秧苗会浮出水面。再有蚂蟥时，要自己拿掉，勇敢点！继续努力、加油！你一定会成功的！

母亲端来茶水，看我满头大汗，累得好惨，腿上还流血，十分心疼地说，小翠呀，你别急，慢慢来，上来歇歇……但我性子很犟，每次插秧都到天黑才归。悠悠地插，慢慢地练，细细地品，感觉越来越好，秧苗基本没有漂在水面上的了，间距和行距也都控制得比较好。特别是遇到蚂蟥，不再大喊大叫，随手一抹，像赶蚊子似的！父亲会心地笑了，母亲夸我插秧比她强，她的“鹅掌风”手得到休憩了。后来，我高中毕业，正逢分田到户，真正有了“用武之地”。再后来，我去社办厂工作，上班第三天，我们七八个丫头都被派到一户农家插秧，幸好在家里练过，既没“丢相”，还受夸奖。

一晃数十年，而今再忆往昔，蓦然发觉与大地亲密接触的原始劳作，虽是辛苦劳累了些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，使我深切地体验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，同时，还赐予我更多的智慧与启迪。此外，在劳动中，我也收获了快乐，看到一块块方镜似的水田，经过自己精心梳理、装扮，披上了绿色漂亮的“嫁衣”，心里就像喝了蜂蜜茶一样甜，充满了幸福感和成就感。

老舍曾言“人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。”果真如此。

《梦华录》里说文物

刘亭亭

夏秋干旱，新栽的树很难挺过去。树扎不下根须，唯一的结局便是死亡。没有水，树扎不了根须。我望着陡峭的山坡，想起了种树人。他们扛着铁铲、锄头，满山寻找合适的树，挖下来，用手抬下来，掘石取洞，栽下去，浇水，夯实，山上的树才落根在山下的路边。树艰难地发幼叶，还要艰难地生根，就像移居去异乡讨生活的人。乐易河说：种下的每一棵树，我们都要保护好。

过了半个月，徐远十打电话来，歉疚地说：昨天，我去看树，发现有两棵树被人刨了皮，一棵树被人砍了3刀，不知道是谁这么祸害。我没守好树，对不起周干明捐资种树。

我安慰徐远十，说：这是小孩玩乐，不要去在意，年底我们补种吧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我心里很是难受。我抽空回枫林，又去查看一次。从石崖门到大坞门，栽了40余棵树，大部分发了幼叶的树，凋叶了，还有10余棵连幼叶也没发。山谷口有人养羊，羊角拽进树干蹭痒，松动了根部，根须吸收不了水分，致使部分树不发幼叶或发了幼叶也凋谢。羊是乱吃乱跑的，谁也看管不了。库坝坡上枫香树发了新枝，幼叶嫩红，红粉如霞。曾以为枯死了的枝条又发出了青白色的芽叶。每一片树叶都是珍贵的。新鲜的树叶是生命的希冀。我仰头看着挺拔的树干，幻想着十余年后，蓬勃如盖的树冠上鸟鸣啾啾。

剧情之初，皇城司指挥顾千帆因追查《夜宴图》来到钱塘，与女主赵盼儿相识，《夜宴图》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重要物件。单从画名来说，观众自然会联想到五代顾闳中的名画——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此画是顾闳中受南唐后主李煜的暗中御令，赴大臣韩熙载家中描绘其宴饮赏乐的场景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（宋摹本）的引首，就有明初篆书名家程南云题写的“夜宴图”三字，籍其名气，剧中《夜宴图》的画名应取自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无疑。

据赵盼儿所说，《夜宴图》画的是西川路转运使薛霸在沙漠里夜宴的情景，主人居中客人居两侧，并有歌舞鼓乐。从画面内容来看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明显不同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确有主、客之分和歌舞鼓乐，但都在内室，且有五个场景之多。另外从剧中人物杨运判和赵盼儿口中可知，《夜宴图》为王靄所画。王靄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·卷三》中记有“王靄，京师人，工画佛道人物……晋末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，太祖受禅放还，授图画院祇候。遂使江表，潜写宋齐丘、韩熙载、林仁肇真，称旨，改翰林待诏。”

从记载来看，王靄为五代至北宋早期画家，与韩熙载确有交集，曾被宋太祖派去南唐执行与顾闳中类似的任务：“潜写宋齐丘、韩熙载、林仁肇”，宋、韩、林三人皆是南唐的肱股之臣，此次宋太祖派遣王靄潜入为其画像，应是为随后攻占南唐做战前准备之一。所以王靄确实曾为韩熙载画过像，但画作应不是《夜宴图》。编剧将《夜宴图》的画者定为与韩熙载有关的王靄，明显是查过相关的画史资料。

宋人所著的《梦粱录》中载：“人家每日不可或缺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由此可见此时饮茶已与饮食一般，是宋代生活所需。《梦华录》女主人公赵盼儿的“九九归元茶”所用茶具最是让人惊艳“一作秘色，一作粉青，一作梅子青，一作红窑变，一作黑色，一作白色，一作米黄冰裂，一作天青，一作兔毫。明越窑、邓耀窑，饶、龙泉、定，至唐以来至国朝，宫中所爱之九色名瓷，尽在于此。”

赵盼儿所说的九色名瓷在唐宋历史上确有其物：“秘色”即是秘色瓷；“粉青”和“梅子青”是龙泉窑的经典釉色；“红窑变”可能是钧窑的玫瑰红；“黑色”和“兔毫”自然以建窑黑釉瓷盏最负盛名；白瓷则以邢窑和定窑为魁；“米黄冰裂”是遍身冰裂纹的哥窑无疑；“天青”之色，有诗云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，剧中应指以青釉著称的汝窑或定窑。

后句“明越窑、邓耀窑，饶、龙泉、定”也点出了几处名瓷，南宋叶寔的《坦斋笔衡》有言：“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，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青窑器，故河北、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，汝窑为魁。”由此可见当时的唐州、邓州和耀州俱以烧造青瓷为主。此外，明州和越州为现在的宁波和绍兴，都为传统的越窑烧造区，陆龟蒙曾有诗云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，所以“明越窑、邓耀窑”全是烧造青瓷的窑址。“饶、龙泉、定”中，饶州即是现在的景德镇附近，宋代以烧造青白瓷为主；龙泉青瓷的烧造延绵至今，自不必说。

宋代瓷器主流的审美以釉色为上，清雅莹润方为上品，尤以青瓷为最，《梦华录》中多次出现青瓷：像茶汤巷的胡掌柜与赵盼儿斗茶所用瓷盏，形似龙泉窑青釉斗笠盏；赵盼儿做“茶百戏”时，一旁的青釉婴戏缠枝花纹碗为耀州青瓷。不过以“斗茶”来说，建盏才是首选，宋徽宗赵佶《大观茶论》曾叹曰：

“手执青秧插满天，低头见水见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后原来是向前。”于家乡群见有人发了“秧池田的小秧”之视频，不禁使我想起著名偈语诗人布袋和尚的《插秧偈》诗，继而勾起当年跟父亲学插秧的情形。

插秧，在农活中算是技巧比较高且比较累的一门活计，并非每个庄稼人都会做。但我父亲13岁就跟“大趟秧”，是出了名的插秧能手。心里有了这“底”，我跟父亲学插秧，就犹如攀上了特级大师，马虎不得。自然非常认真、专心。我至今记得父亲的“插秧经”：会插不会插，看你两只脚。脚退成直线，栽秧便成行；栽秧快不快，六指分晓。左手三指捻，右手三指插……